

(注释本)

# 东周列国志

(中册)



广州出版社

冯梦龙 编 蔡元放 修订

杨劭劭 注释

# 东周列国志

(中册)

亚东版古典小说系列

胡适选本

广州出版社

马  
李  
元  
放  
参  
丁  
易  
功  
功  
主  
译

# 亚东版古典小说系列

## 简 介

这是中国古典小说一个弥足珍贵的版本。

本系列是二三十年代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一套古典小说。由现代文化巨匠胡适选定版本，集中了一批国学大师陈独秀、钱玄同、俞平伯、徐志摩、孙楷第等进行考订整理，再由校点名家汪原放、汪协如、汪乃刚等予以校勘、标点、分段，其版本选择之严谨、考证之缜密、校勘之精良、标点之准确，使之成为古籍整理的经典之作。

如今横排重版，宝典再次问世，诚为福音，以飨读者。

#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<sup>1</sup>

话说周襄王闻宫人小东之语，心头一时火起，急取床头宝剑，趋至中宫，来杀太叔。才行数步，忽然转念：“太叔乃太后所爱，我若杀之，外人不知其罪，必以我为不孝矣。况太叔武艺高强，倘然不逊，挺剑相持，反为不美。不如暂时隐忍，俟明日询有实迹，将隗后贬退，谅太叔亦无颜复留，必然出奔外境，岂不稳便？”叹了一口气，掷剑于地，复回寝宫，使随身内侍，打探太叔消息。回报：“太叔知小东来诉我王，已脱身出宫去矣。”襄王曰：“宫门出入，如何不禀命于朕？亦朕之疏于防范也！”次早，襄王命拘中宫侍妾审问。初时抵赖，唤出小东面证，遂不能隐，将前后丑情，一一招出，襄王将隗后贬入冷宫，封锁其门，穴墙以通饮食。太叔带自知有罪，逃奔翟国去了。惠太后惊成心疾，自此抱病不起。

却说颓叔桃子，闻隗后被贬，大惊曰：“当初请兵伐郑，是我二人；请婚隗氏，又是我二人。今忽然被斥，翟君必然见怪。太叔今出奔在翟，定有一番假话，哄动翟君。倘然翟兵到来问罪，我等何以自解？”即日乘轻车疾驰，赶上太叔，做一路商量：“若见翟君，须是如此如此。”不一日，行到翟国，太叔停驾于郊外。颓叔桃子先入城见了翟君，告诉道：“当初我等原为太叔请婚，周王闻知美色，乃自取之，立为正宫。只为往太后处问安，与太叔相遇，偶然太叔叙起前因，说话良久，被宫人言语诬谤，周王轻信，不念贵国伐郑之劳，遂将王后贬入冷宫，太叔逐出境外。忘亲背德，无义无恩，乞假一旅之

师，杀入王城，扶立太叔为王，救出王后，仍为国母，诚贵国之义举也。”翟君信其言，问：“太叔何在？”颓叔桃子曰：“现在郊外候命。”翟君遂迎太叔入城。太叔请以甥舅之礼相见，翟君大喜。遂拨步骑五千，使大将赤丁<sup>2</sup>同颓叔桃子，奉太叔以伐周。

周襄王闻翟兵临境，遣大夫谭伯<sup>3</sup>为使，至翟军中，谕以太叔内乱之罪。赤丁杀之，驱兵直逼王城之下。襄王大怒，乃拜卿士原伯贯<sup>4</sup>为将，毛卫<sup>5</sup>副之，率车三百乘，出城御敌。伯贯知翟兵勇猛，将輶车联络为营，如坚城一般，赤丁冲突数次，俱不能入，连日搦战，亦不出应。赤丁愤甚，乃定下计策，于翠云山搭起高台，上建天子旌旗，使军士假扮太叔，在台上饮宴歌舞为乐，却教颓叔桃子各领一千骑兵，伏于山之左右，只等周兵到时，台上放炮为号，一齐拢杀将来。又教亲儿赤风子<sup>6</sup>引骑兵五百，直逼其营辱骂，以激其怒，若彼开营出战，佯输诈败，引他走翠云山一路，便算功劳。赤丁与太叔引大队在后准备接应。分拨停当。

却说赤风子引五百骑兵搦战，原伯贯登垒望之，欺其寡少，便欲出战。毛卫谏曰：“翟人诡诈多端，只宜持重。俟其懈怠，方可击也。”挨至午牌时分，翟军皆下马坐地，口中大骂：“周王无道之君，用这般无能之将，降又不降，战又不战，待要何如？”亦有卧地而骂者。原伯贯忍耐不住，喝教开营。营门开处，涌出车乘百余，车上立著一员大将，金盔绣袄，手执大杆刀，乃原伯贯也。赤风子忙叫：“孩儿们快上马！”自挺铁栅<sup>7</sup>来迎战，不上十合，拨马往西而走。军士多有上马不及者，周军乱枪马匹，全无行列。赤风子回马，又战数舍，渐渐引至翠云山相近。赤风子委弃马匹器械殆尽，引数骑奔山后去了。原伯贯抬头一望，见山上飞龙赤旗飘颺<sup>8</sup>，绣伞之下，盖著太叔，大吹大擂饮酒。原伯贯曰：“此贼命合尽于吾手！”乃拣平坦驱车欲上。山上檣木炮石打将下来。原伯正没计较。忽闻山坳中连珠炮响，左有颓叔，右有桃子，两路铁骑，如狂风骤雨，围裹将来。原伯心知中计，急教回车，来路上已被翟军砍下乱木，纵横道路，车不能行。原伯喝令步卒开路，军士都心慌胆落，不战而溃。原伯无计

可施，卸下绣袍，欲杂于众中逃命。有小军叫曰：“将军到这里来！”颓叔听得叫声，疑为原伯，指挥翟骑追之，擒获二十余人，原伯果在其内。比及赤丁大军到时，已大获全胜，车马器械，悉为所俘。有逃脱的军士，回营报知毛卫。毛卫只教坚守，一面遣人驰奏周王，求其添兵助将。不在话下。颓叔将原伯贯绑缚献功于太叔。太叔命囚之于营。颓叔曰：“今伯贯被擒，毛卫必然丧胆。若夜半往劫其营，以火攻之，卫可擒也。”太叔以为然，言于赤丁。赤丁用其策，暗传号令。是夜三鼓之后，赤丁自引步军千余，俱用利斧，劈开索链，劫入大营，就各车上，将芦苇放起火来。顷刻延烧，遍营中火球乱滚，军士大乱，颓叔桃子各引精骑，乘势杀入，锐不可当。毛卫急乘小车，从营后而遁。正遇著步卒一队，为首乃是太叔带，大喝：“毛卫那里走？”毛卫著忙，被太叔一枪刺于车下。翟军大获全胜，遂围王城。

周襄王闻二将被擒，谓富辰曰：“早不从卿言，致有此祸。”富辰曰：“翟势甚狂，吾王暂尔出巡，诸侯必有倡议纳王者。”周公孔奏曰：“王师虽败，若悉起百官家属，尚可背城一战。奈何轻弃社稷，委命于诸侯乎？”召公过<sup>9</sup>奏曰：“言战者，乃危计也。以臣愚见，此祸皆本于叔隗，吾王先正其诛，然后坚守以待诸侯之救，可以万全。”襄王叹曰：“朕之不明，自取其祸！今太后病危，朕暂当避位，以慰其意。若人心不忘朕，听诸侯自图之可也。”因谓周召二公曰：“太叔此来，为隗后耳。若取隗氏，必惧国人之谤，不敢居于王城。二卿为朕缮兵固守，以待朕之归可也。”周召二公顿首受命。襄王问于富辰曰：“周之接壤，惟郑、卫、陈三国，朕将安适？”富辰对曰：“陈卫弱，不如适郑。”襄王曰：“朕曾用翟伐郑，郑得无怨乎？”富辰曰：“臣之劝王适郑者，正为此也。郑之先世，有功于周，其嗣必不忘。王以翟伐郑，郑心不平，固日夜望翟之背周，以自明其顺也。今王适郑，彼必喜于奉迎，又何怨焉？”襄王意乃决。富辰又请曰：“王犯翟锋而出，恐翟人悉众与王为难，奈何？臣愿率家属与翟决战，王乘机出避可也。”乃尽召子弟亲党，约数百人，勉以忠义，开门直犯翟营，牵住翟兵。襄王同简师父<sup>10</sup>左鄢父<sup>11</sup>等十余人，出城望郑国而去。富辰与

赤丁大战，所杀伤翟兵甚众，辰亦身被重伤，遇颍叔桃子，慰之曰：“子之忠谏，天下所知也，今日可以无死。”富辰曰：“昔吾屡谏王，王不听，以及此。若我不死战，王必以我为忤<sup>12</sup>矣。”复力战多时，力尽而死。子弟亲党，同死者三百余人。史官有诗赞曰：

用夷凌夏岂良谋？纳女宣淫祸自求。

骤<sup>13</sup>谏不从仍死战，富辰忠义播《春秋》。

富辰死后，翟人方知襄王已出王城。时城门复闭，太叔命释原伯贯之囚，使于门外呼之。周召二公立于城楼之上，谓太叔曰：“本欲开门奉迎，恐翟兵入城剽掠，是以不敢。”太叔请于赤丁，求其屯兵城外，当出府库之藏为犒，赤丁许之。太叔遂入王城，先至冷宫，放出隗后，然后往谒惠太后。太后见了太叔，喜之不胜，一笑而绝。太叔且不治丧，先与隗后宫中聚阔<sup>14</sup>。欲寻小东杀之，小东惧罪，先已投井自尽矣。呜呼哀哉！

次日，太叔假传太后遗命，自立为王，以叔隗为后，临朝受贺。发府藏大犒翟军，然后为太后发丧。国人为之歌曰：

莫<sup>15</sup>丧母，旦娶妇，妇得嫂，臣娶后。为不惭，言可丑！谁其逐之？我与尔左右！

太叔闻国人之歌，自知众论不服，恐生他变。乃与隗氏移驻于温<sup>16</sup>，大治宫室，日夜取乐。王城内国事，悉委周召二公料理，名虽为王，实未尝与臣民相接也。原伯贯逃往原城去了。此段话且搁过不提。

且说周襄王避出王城，虽然望郑国而行，心中未知郑意好歹。行至汜地<sup>17</sup>，其地多竹而无公馆，一名竹川。襄王询土人，知入郑界，即命停车，借宿于农民封氏草堂之内。封氏问：“官居何职？”襄王言曰：“我周天子也。为国中有难，避而到此。”封氏大惊，叩头谢罪曰：“吾家二郎，夜来梦红日照于草堂。果有贵人下降。”即命二郎杀鸡为黍。襄王问：“二郎何人？”对曰：“民之后母弟也。与民同居于此，共爨<sup>18</sup>同耕，以奉养后母。”襄王叹曰：“汝农家兄弟，如此和睦，朕贵为天子，反受母弟之害，朕不如此农民多矣！”因凄然泪下。大夫左鄢父进曰：“周公大圣，尚有骨肉之变。吾主不必自伤，作速

告难于诸侯，料诸侯必不坐视。”襄王乃亲作书稿，使人分告齐、宋、陈、郑、卫诸国。略曰：

不穀<sup>19</sup>不德，得罪于母之宠子弟带，越在郑地汜。敢告。

简师父奏曰：“今日诸侯有志图伯者，惟秦与晋。秦有蹇叔、百里奚、公孙枝诸贤为政，晋有赵衰、狐偃、胥臣诸贤为政，必能劝其君以勤王之义，他国非所望也。”襄王乃命简师父告于晋；使左鄢父告于秦。且说郑文公闻襄王居汜，笑曰：“天子今日方知翟之不如郑也。”即日使工师<sup>20</sup>往汜地创立庐舍，亲往起居<sup>21</sup>，省视器具，一切供应，不敢菲薄<sup>22</sup>。襄王见郑文公颇有惭色。鲁宋诸国，亦遣使问安，各有馈献。惟卫文公不至。鲁大夫臧孙辰<sup>23</sup>字文仲，闻之叹曰：“卫侯将死矣！诸侯之有王，犹木之有本，水之有源也。木无本必枯，水无源必竭，不死何为？”时襄王十八年<sup>24</sup>之冬十月也。至明年春，卫文公薨。世子郑<sup>25</sup>立，是为成公。果应臧文仲之言。此是后话。

再说简师父奉命告晋。晋文公询于狐偃，偃对曰：“昔齐桓之能合诸侯，惟尊王也。况晋数易其君，民以为常，不知有君臣之大义。君盍纳王而讨太叔之罪，使民知君之不可贰乎？继文侯辅周之勋，光武公启晋之烈，皆在于此。若晋不纳，秦必纳之，则伯业独归于秦矣。”文公使太史郭偃卜之。偃曰：“大吉！此黄帝战于阪泉<sup>26</sup>之兆。”文公曰：“寡人何敢当此！”偃对曰：“周室虽衰，天命未改。今之王，古之帝也，其克叔带必矣。”文公曰：“更为我筮之。”得《乾》下《离》上《大有》之卦，第三爻动，变为《兑》下《离》上《睽》卦。偃断之曰：“《大有》之九三云：‘公用享于天子。’战克而王享，吉莫大焉！《乾》为天，《离》为日。日丽于天，昭明之象。《乾》变而《兑》，《兑》为《泽》，《泽》在下，以当《离》日之烜。是天子之恩光烜<sup>27</sup>临晋国，又何疑焉？”文公大悦，乃大阅车徒，分左右二军，使赵衰将左军，魏犢佐之；郤溱将右军，颠颉佐之。文公引狐偃栾枝等，左右策应。临发时，河东守臣报称：“秦伯亲统大兵勤王，已在河上，不日渡河矣。”狐偃进曰：“秦公志在勤王，所以顿兵河上者，为东道之不通故也。

如草中<sup>28</sup>之戎，丽土<sup>29</sup>之狄，皆车马必由之路，秦素未与通，恐其不顺，是以怀疑不进。君诚行赂于二夷，谕以假道勤王之意，二夷必听。更使人谢秦君，言晋师已发，秦必退矣。”文公然其言。一面使狐偃之子狐射姑，资金帛之类，行赂于戎狄，一面使胥臣往河上辞秦。胥臣谒见穆公，致晋侯之命曰：“天子蒙尘<sup>30</sup>在外，君之忧，即寡君之忧也。寡君已扫<sup>31</sup>境内兴师，代君之劳，已有成算，毋敢烦大军远涉。”穆公曰：“寡人恐晋君新立，军师未集，是以奔走在，以御天子之难。既晋君克举大义，寡人当静听捷音。”蹇叔百里奚皆曰：“晋侯欲专大义，以服诸侯，恐主公分其功业，故遣人止我之师。不如乘势而下，共迎天子，岂不美哉？”穆公曰：“寡人非不知勤王美事，但东道未通，恐戎狄为梗。晋初为政，无大功何以定国，不如让之。”乃遣公子絳随左驷父至汜，问劳襄王。穆公班师而回。

却说胥臣以秦君退师回报，晋兵遂进屯阳樊<sup>32</sup>，守臣苍葛<sup>33</sup>出郊外劳军。文公使右军将军郤溱等围温，左军将军赵衰等迎襄王于汜。襄王以夏四月丁巳日复至王城，周召二公迎之入朝。不在话下。温人闻周王复位，乃群聚攻颍叔桃子，杀之；大开城门以纳晋师。太叔带忙携隗后登车，欲夺门出走翟国。守门军士，闭门不容其去。太叔仗剑砍倒数人。却得魏犇追到，大喝：“逆贼走哪里去？”太叔曰：“汝放孤出城，异日厚报。”魏犇曰：“问天子肯放你时，魏犇就做人情。”太叔大怒，挺剑刺来。被魏犇跃上其车，一刀斩之。军士擒隗氏来见，犇曰：“此淫妇，留他何用！”命众军乱箭攒射。可怜如花夷女，与太叔带半载欢娱，今日死于万箭之下。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

逐兄盗嫂据南阳，半载欢娱并罹殃。

淫逆倘然无速报，世间不复有纲常。

魏犇带二尸以报郤溱，溱曰：“何不槛送天子，明正其戮？”魏犇曰：“天子避杀弟之名，假手于晋，不如速诛之为快也！”郤溱唉息不已，乃埋二尸于神农涧之侧。一面安抚温民，一面使人报捷于阳樊。

晋文公闻太叔和隗氏俱已伏诛，乃命驾亲至王城。朝见襄王奏

捷。襄王设醴酒<sup>34</sup>以飨之，复大出金帛相赠。文公再拜谢曰：“臣重耳不敢受赐。但死后得用隧葬<sup>35</sup>，臣沐恩于地下无穷矣。”襄王曰：“先王制礼，以限隔上下，止有此生死之文，朕不敢以私劳而乱大典。叔父大功，朕不敢忘！”乃割畿内温、原、阳樊、攒茅<sup>36</sup>四邑，以益其封。文公谢恩而退。百姓携老扶幼，填塞街市，争来识认晋侯，叹曰：“齐桓公今复出也！”晋文公下令两路俱班师。大军屯于太行山之南，使魏犇定阳樊之田，颠颉定攒茅之田，栾枝定温之田，晋侯亲率赵衰定原之田。为何定原之田，文公亲往？那原乃周卿士原伯贯之封邑，原伯贯兵败无功，襄王夺其邑以与晋，伯贯见在原城，恐其不服，所以必须亲往。颠颉至攒茅，栾枝至温，守臣俱携酒食出迎。

却说魏犇至阳樊，守臣苍葛谓其下曰：“周弃岐丰，余地几何！而晋复受四邑耶？我与晋同是王臣，岂可服之。”遂率百姓持械登城。魏犇大怒，引兵围之，大叫：“早早降顺，万事俱休！若打破城池，尽皆屠戮！”苍葛在城上答曰：“吾闻‘德以柔中国，刑以威四夷。’今此乃王畿之地，畿内百姓，非王之宗族，即王之亲戚。晋亦周之臣子，忍以兵威相劫耶？”魏犇感其言，遣人驰报文公。文公致书于苍葛，略曰：

四邑之地，乃天子之赐，寡人不敢违命。将军若念天子之姻亲，率以归国，亦惟军之命是听。

因谕魏犇缓其攻，听阳民迁徙。苍葛得书，命城中百姓：“愿归周者去，愿从晋者留。”百姓愿去者大半，苍葛尽率之，迁于轵村<sup>37</sup>。魏犇定其疆界而还。

再说文公同赵衰略地至原，原伯贯给其下曰：“晋兵围阳樊，尽屠其民矣！”原人恐惧，共誓死守，晋兵围之。赵衰曰：“民所以不服晋者，不信故也。君示之以信，将不攻而下矣。”文公曰：“示信若何？”赵衰对曰：“请下令，军士各持三日之粮，若三日攻原不下，即当解围而去。”文公依其言。到第三日，军吏告禀：“军中只有今日之粮了！”文公不答。是日夜半，有原民缒<sup>38</sup>城而下，言：“城中已探知阳樊之民，未尝遭戮，相约于明晚献门。”文公曰：“寡人原约攻城以

三日为期，三日不下，解围去之。今满三日矣，寡人明早退师。尔百姓自尽守城之事，不必又怀二念。”军吏请曰：“原民约明晚献门，主公何不暂留一日，拔一城而归？即使粮尽，阳樊去此不远，可驰取也。”文公曰：“信，国之宝也，民之所凭也。三日之令，谁不闻之？若复留一日，是失信矣！得原而失信，民尚何凭于寡人？”黎明，即解原围。原民相顾曰：“晋侯宁失城，不失信，此有道之君！”乃争建降旗于城楼，缒城以追文公之军者，纷纷不绝。原伯贯不能禁止，只得开城出降。髡仙在诗云：

口血犹含<sup>39</sup>起战戈，谁将片语作山河？

去原毕竟原来服，滴<sup>40</sup>诈何如信义多！

晋军行三十里，原民追至，原伯贯降书亦到。文公命扎住车马，以单车直入原城，百姓鼓舞称庆。原伯贯来见，文公待以王朝卿士之礼，迁其家于河北。文公择四邑之守曰：“昔子余以壶飧从寡人于卫，忍饥不食，此信士也。寡人以信得原，还以信守之。”使赵衰为原大夫，兼领阳樊。又谓郤溱曰：“子不私其族，首同栾氏通款于寡人，寡人不敢忘。”乃以郤溱为温大夫，兼守欒茅。各留兵二千戍其地而还。后人论文公纳王示义，伐原示信，乃图伯之首事也。毕竟何时称伯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注释

- 1 原：周时国名。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。 2 赤丁：翟国臣。曾伐周。 3 谭伯：周襄王时大夫。因叔带攻周而亡。 4 原伯贯：周襄王时大夫。曾与晋对峙。 5 毛卫：周襄王时臣。与翟战而死。 6 赤风子：翟国臣。 7 擗(shuò)：刺。 8 飏(zhǎn)：风吹物动，飘动。 9 召公过：周襄王时大夫。 10 简师父：周襄王时大夫。 11 左鄆父：周襄王时大夫。 12 怼(duì)：怨恨。 13 骤：屡次，多次。 14 聚阔：久别之后相聚。 15 莫(mù)：暮。 16 温：周境内属国名。在今河南温县。 17 汜(fàn)地：在

今河南襄城县南。春秋郑地。 18 爨(cuàn):炊。 19 穀(gǔ):善,良好。 20 工师:官名。主管手工业等事务。 21 起居:问侯安适与否之言。表恭敬。 22 菲(fěi)薄:微薄,浅陋。菲,微薄。

23 臧孙辰:鲁僖公时大夫。执掌鲁国政。字文仲。 24 襄王十八年:即前643年。 25 郑:即卫成公,春秋时卫国君,在位35年。曾与晋文公交兵,而出奔于周。 26 阪泉:地名。相传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,黄帝胜而定立华夏联盟。传在今河北涿鹿县东南。 27 昭(zhào):照。 28 草中:春秋地名。 29 丽土:春秋地名。 30 蒙尘:蒙被尘土。多以喻帝王流亡或失位,遭受垢辱。

31 扫:尽其所有。 32 阳樊(fán):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南。春秋周地。 33 苍葛:周襄王时臣。忠于王室。 34 醴(lǐ)酒:甜酒。

35 隧葬:葬于地道之中。为王室专用礼。 36 攒茅:在今河南修武县。春秋周地。 37 轵(zhǐ)村:在今河南济源县南。春秋周地。 38 缙(zhuī):用绳悬人或物,使之下坠。 39 口血犹含:结盟不久。古结盟有歃血仪式,结盟者用血涂于口旁,以示信守。但“口血犹含”含有不久就背弃盟约之意。 40 摘(jué):诡诈,欺诳。

###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<sup>1</sup>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

话说晋文公定了温、原、阳樊、欒茅四邑封境，直通太行山之南，谓之南阳。此周襄王十七年<sup>2</sup>之冬也。时齐孝公亦有嗣伯之意。自无亏之死，恶了鲁僖公<sup>3</sup>。鹿上不署，整了宋襄公<sup>4</sup>。孟会不赴，背了楚成王<sup>5</sup>。诸侯离心，朝聘不至。孝公心怀愤怒，欲用兵中原，以振先业。乃集群臣问曰：“先君桓公在日，无岁不征，无日不战。今寡人安坐朝堂，如居蜗壳之中，不知外事，寡人愧之！昔年鲁侯谋救无亏，与寡人为难，此仇未报。今鲁北与卫结，南与楚通，倘结连伐齐，何以当之？闻鲁岁饥，寡人意欲乘此加兵，以杜其谋。诸卿以为何如？”上卿高虎奏曰：“鲁方多助，伐之未必有功。”孝公曰：“虽无功，且试一行，以观诸侯离合之状。”乃亲率车徒二百乘，欲侵鲁之北鄙。边人闻信，先来告急。鲁正值饥馑之际，民不胜兵，大夫臧孙辰言于僖公曰：“齐挟忿深入，未可与争胜负也，请以辞令谢之！”僖公曰：“当今善为辞令者何人？”臧孙辰对曰：“臣举一人，乃先朝司空无骇<sup>6</sup>之子，展氏获名，字子禽，官拜士师，食邑柳下<sup>7</sup>。此人外和内介<sup>8</sup>，博文达理，因居官执法，不合于时，弃职归隐。若得此人为使，定可不辱君命，取重于齐矣。”僖公曰：“寡人亦素知其人，今安在？”曰：“见在柳下。”使人召之，展获辞以病不能行。臧孙辰曰：“禽有从弟名喜<sup>9</sup>，虽在下僚，颇有口辩。若令喜就获之家，请其指授，必有可听。”僖公从之。展喜至柳下，见了展获，道达君命。展获曰：“齐之伐我，欲绍桓公之伯业也。夫图伯莫如尊王，若以先王之命责之，何

患无辞？”展喜复于僖公曰：“臣知所以却齐矣。”僖公已具下犒师之物，无非是牲醴粟帛之类，装做数车，交与展喜。喜至北鄙，齐师尚未入境，乃迎将上去。至汶南<sup>10</sup>地方，刚遇齐兵前队，乃崔夭为先锋。展喜先将礼物呈送崔夭。崔夭引至大军，谒见齐侯，呈上犒军礼物，曰：“寡君闻君亲举玉趾，将辱临于敝邑，使下臣喜奉犒执事。”孝公曰：“鲁人闻寡人兴师，亦胆寒乎？”喜答曰：“小人则或者胆寒，下臣不知也。若君子，则全无惧意。”孝公曰：“汝国文无施伯之智，武无曹刿之勇，况正逢饥馑，野无青草，何所恃而不惧？”喜答曰：“敝邑别无所恃，所恃者先王之命耳。昔周先王封太公于齐，封我先君伯禽<sup>11</sup>于鲁，使周公与太公割牲为盟，誓曰：‘世世子孙，同奖王室，无相害也。’此语载在盟府<sup>12</sup>，太史掌之。桓公是以九合诸侯，而先与庄公为柯之盟，奉王命也。君嗣位九年，敝邑君臣，引领望齐曰：‘庶几修先伯主之业，以亲睦诸侯。’若弃成王之命，违太公之誓，堕桓公之业，以好为仇，度君侯之必不然也。敝邑恃此不惧。”孝公曰：“子归语鲁侯，寡人愿修睦，不复用兵矣。”即日传令班师。潜渊有诗，讥臧孙辰知柳下惠之贤，不能荐引同朝。诗云：

北望烽烟鲁势危，片言退敌奏功奇。

臧孙不肯开贤路，柳下仍淹<sup>13</sup>展士师。

展喜还鲁，复命于僖公。臧孙辰曰：“齐师虽退，然其意实轻鲁。臣请偕仲遂如楚，乞师伐齐，使齐侯不敢正眼觑鲁，此数年之福也。”僖公以为然。乃使公子遂为正使，臧孙辰为副使，行聘于楚。

臧孙辰素与楚将成得臣相识，使得臣先容于楚王，谓楚王曰：“齐背鹿上之约，宋为泓水之战<sup>14</sup>，二国者，皆楚仇也。王若问罪于二国，寡君愿悉索敝赋，为王前驱。”楚成王大喜。即拜成得臣为上将，申公叔侯<sup>15</sup>副之，率兵伐齐。取阳谷<sup>16</sup>之地，以封齐桓公之子雍，使雍巫相之。留甲士千人，从申公叔侯屯戍，以为鲁之声援。成得臣奏凯还朝。令尹子文时已年老，请让政于得臣。楚王曰：“寡人怨宋，甚于怨齐。子玉已为我报齐矣，卿为我伐宋，以报郑之仇。俟凯旋之日，听卿自便何如？”子文曰：“臣才万不及子玉，愿以自代，必

不误君王之事。”楚王曰：“宋方事晋，楚若伐宋，晋必救之。两当晋宋，非卿不可，卿强为寡人一行。”乃命子文治兵于睢<sup>17</sup>，简阅车马，申明军法。子文满意欲显子玉之能，是日草草完事，终朝毕事，不戮一人。楚王曰：“卿阅武而不戮一人，何以立威？”子文奏曰：“臣之才力，比于强弩之末矣。必欲立威，非子玉不可。”楚王更使得臣治兵于芡<sup>18</sup>。得臣简阅精细，用法严肃，有犯不赦，竟一日之长，方才事毕。总计鞭七人之背，贯三人之耳，真个钟鼓添声，旌旗改色。楚王喜曰：“子玉果将才也！”子文复请致政，楚王许之。乃以得臣为令尹，掌中军元帅事。群臣皆造子文之宅，贺其举荐得人，致酒相款。时文武毕集，惟大夫芡吕臣有微恙不至。酒至半酣，阍人报：“门外有一小儿求见。”子文命召入。那小儿举手鞠躬，竟造末席而坐，饮酒啖炙<sup>19</sup>，傍若无人。有人认识此儿，乃芡吕臣之子，名曰芡贾<sup>20</sup>，年方一十三岁。子文异之，问曰：“某为国得一大将，国老无不贺，尔小子独不贺，何也？”芡贾曰：“诸公以为可贺，愚以为可吊耳！”子文怒曰：“汝谓可吊，有何说？”贾曰：“愚观子玉为人，勇于任事，而昧于决机。能进而不能退，可使佐斗，不可专任也。若以军政委之，必至僨事<sup>21</sup>。谚云‘太刚则折’，子玉之谓矣！举一人而败国，又何贺焉？如其不败，贺未晚也。”左右曰：“此小儿狂言，不须听之。”芡贾大笑而出，众公卿俱散。

明日，楚王拜得臣为大将，亲统大兵，纠合陈、蔡、郑、许四路诸侯，一同伐宋，围其缙邑<sup>22</sup>。宋成公使司马公孙固如晋告急。晋文公集群臣问计。先轸进曰：“方今惟楚强横，而于君有私恩。今楚戍谷伐宋，生事中原，此天授我以救灾恤患之名也。取威定伯，在此举矣！”文公曰：“寡人欲解齐宋之患，如何而可？”狐偃进曰：“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，是二国又皆主公之仇也。若兴师以伐曹卫，楚必移兵来救，则齐宋宽矣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以其谋告公孙固，使回报宋公，令其坚守。公孙固领命去了。文公以兵少为虑。赵衰进曰：“古者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。我曲沃武会，始以一军受命。献

公始作二军，以灭霍、魏、虞、虢诸国，拓地千里。晋在今日，不得为次国，宜作三军。”文公曰：“三军既作，遂可用否？”赵衰曰：“未也。民未知礼，虽聚而易散。君盍大搜以示之礼，使民知尊卑长幼之序，动亲上死长之心，然后可用。”文公曰：“作三军，必须立元帅，谁堪其任？”赵衰对曰：“夫为将者，有勇不如有智，有智不如有学。君如求智勇之将，不患无人。若求有学者，臣所见惟郤穀<sup>23</sup>一人耳。穀年五十余矣，好学不倦，说<sup>24</sup>《礼》《乐》而敦《诗》《书》。夫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先王之法，德义之府也。民生以德义为本，兵事以民为本。惟有德义者，方能恤民。能恤民者，方能用兵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乃召郤穀为元帅，穀辞不受。文公曰：“寡人知卿，卿不可辞！”强之再三，乃就职。择日，大搜于被庐<sup>25</sup>，作中上下三军。郤穀将中军，郤溱佐之，祁瞒掌大将旗鼓。使狐偃将上军，偃辞曰：“臣兄在前，弟不可以先兄。”乃命狐毛将上军，狐偃佐之。使赵衰将下军，衰辞曰：“臣贞慎<sup>26</sup>不如栾枝，有谋不如先轸，多闻不如胥臣。”乃命栾枝将下军，先轸佐之。荀林父御戎，魏犇为车右，赵衰为大司马。郤穀登坛发令。三通鼓罢，操演阵法，少者在前，长者在后，坐作<sup>27</sup>进退，皆有成规。有不能者，教之；三教而不遵，以违令论，然后用刑。一连操演三日，奇正<sup>28</sup>变化，指挥如意。众将见郤穀宽严得体，无不悦服。方欲鸣金收军，忽将台之下，起一阵旋风，竟将大帅旗杆，吹为两段，众皆变色。郤穀曰：“帅旗倒折，主将当应之。吾不能久与诸子同事，然主公必成大功。”众问其故，穀但笑而不答。时周襄王十九年<sup>29</sup>，冬十二月之事也。

明年春，晋文公议分兵以伐曹卫，谋于郤穀。穀对曰：“臣已与先轸商议停当矣。今日非与曹卫为难也，分兵可以当曹卫，而不可以当楚。主公宜以伐曹为名，假道于卫，卫曹方睦，必然不允。我乃从南河济师，出其不意，直捣卫境，所谓‘迅雷不及掩耳’，胜有八九。既胜卫，然后乘势而临曹。曹伯素失民心，又惕<sup>30</sup>于败卫之威，其破曹必矣！”文公喜曰：“子真有学之将也！”即使人如卫假道伐曹。卫大夫元咺<sup>31</sup>请于成公曰：“始晋君出亡过我，先君未尝加礼。

今来假道，君必听之。不然，彼将先卫而后曹矣。”成公曰：“寡人与曹共服于楚，若假以伐曹之路，恐未结晋欢，而先取楚怒也。怒晋，犹恃有楚，将何恃乎？”遂不许。晋使回报文公。文公曰：“不出元帅所料也！”乃命迂道南行。渡了黄河，行至五鹿之野，文公曰：“嘻！此介子推割股处也！”不觉凄然泪下，诸将皆感叹助悲。魏犇曰：“吾等当拔城取邑，为君雪往年之耻，何用叹息？”先轸曰：“武子之言是也。臣愿率本部之兵，独取五鹿。”文公壮其言，许之。魏犇曰：“吾当助子一臂。”二将升车前进。先轸令军士多带旗帜，凡所过山林高阜之处，便教悬插，务要透出林表。魏犇曰：“吾闻‘兵行诡道’，今遍张旗表，反使敌人知备，不知何意？”先轸曰：“卫素臣服于齐，近改事荆蛮，国人不顺，每虞中国之来讨。吾主欲继齐图伯，不可示弱，当以先声夺之。”

却说五鹿百姓，不意晋兵猝然来到，登城了望，但见旌旗布满山林，正不知兵有多少。不论城内城外居民，争先逃窜，守臣禁止不住。先轸兵到，无人守御，一鼓拔之。遣人报捷于文公。文公喜形于色，谓狐偃曰：“舅云得土，今日验矣！”乃留老将郤步扬屯守五鹿，大军移营，进屯斂孟<sup>32</sup>。郤穀忽然得病，文公亲往视之。郤穀曰：“臣蒙主公不世之遇，本欲涂肝裂脑，以报知己。奈天命有限，当应折旗之兆，死在旦夕！尚有一言奉启。”文公曰：“卿有何言？寡人无不听教。”穀曰：“君之伐曹卫，本谋固以致楚也。致楚必先计战，计战必先合齐秦。秦远而齐近，君速遣一使结好齐侯，愿与结盟。齐方恶楚，亦思结晋。倘得齐侯降临，则卫曹必惧而请成，因而收秦。此制楚之全策也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遂遣使通好于齐，叙述桓公先世之好，愿与结盟，同攘荆蛮。

时齐孝公已薨，国人推立其弟潘，是为昭公。潘，葛嬴所生也，新嗣大位。以取谷之故，正欲结晋以抗楚。闻知晋侯屯军斂孟，即日命驾至卫地相会。卫成公见五鹿已失，忙使宁速之子宁俞<sup>33</sup>，前来谢罪请成。文公曰：“卫不容假道，今惧而求成，非其本心。寡人旦夕当踏平楚丘<sup>34</sup>矣。”宁俞还报卫侯。时楚丘城中，讹传晋兵将